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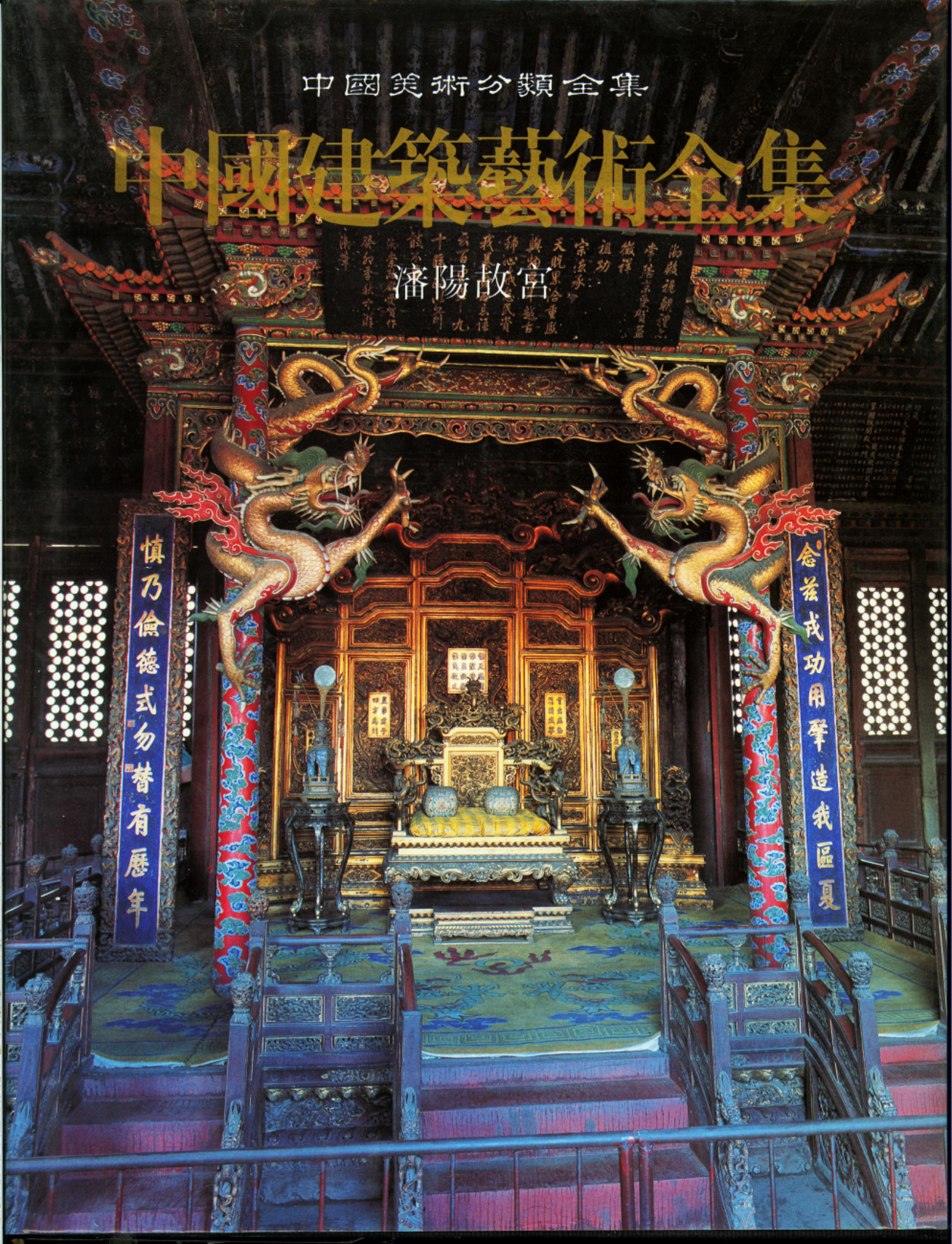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瀋陽故宮

慎乃儉德式勿替有歷年

念茲成功用肇造我區夏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3

瀋陽故宮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第3卷 瀋陽故宮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本卷主編 文運亨 王佩環 井曉光

出版者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北京百萬莊)

責任編輯 于志公

總體設計 雲 鶴

本卷設計 莊雪敏

印刷者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發行者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一九九六年八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112-02916-3/TU·2224(8031)

(京)新登字〇二五號

國內版定價二〇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周干峙 建設部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副主任委員

王伯揚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編審、副總編輯

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侯幼彬 哈爾濱建築大學教授

孫大章 中國建築技術研究院研究員

陸元鼎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

鄒德儂 天津大學教授

楊嵩林 重慶建築大學教授

楊毅生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編審

趙立瀛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教授

潘谷西 東南大學教授

樓慶西 清華大學教授

盧濟威 同濟大學教授

本卷主編

支運亭 瀋陽故宮博物院院長

王佩環 瀋陽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井曉光 瀋陽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本卷編委

支運亭 王佩環 井曉光 佟悅 柴勇 王成民

攝影

郝明亮 張振光 王瑞森

繪圖

溫樹璠 劉培成 王慶喜 梁彥彬

建築測繪

天津大學建築系部分師生

哈爾濱建築大學建築系部分師生

凡例

- 一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共二十四卷，按建築類別、年代和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成就。
- 二 本書為《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第三卷「瀋陽故宮」。
- 三 本書圖版按照瀋陽故宮東、中、西三路建築的次序編排，詳盡展示了瀋陽故宮建築藝術的傑出成就。
- 四 卷首載有論文《瀋陽故宮——多民族建築藝術的結晶》，概要論述了瀋陽故宮的創建、發展及其建築藝術特色。在其後的圖版部分精選了一百七十八幅建築內外部照片。在最後的圖版說明中對每幅照片均做了簡要的文字說明。

瀋陽故宮

——多民族建築藝術的結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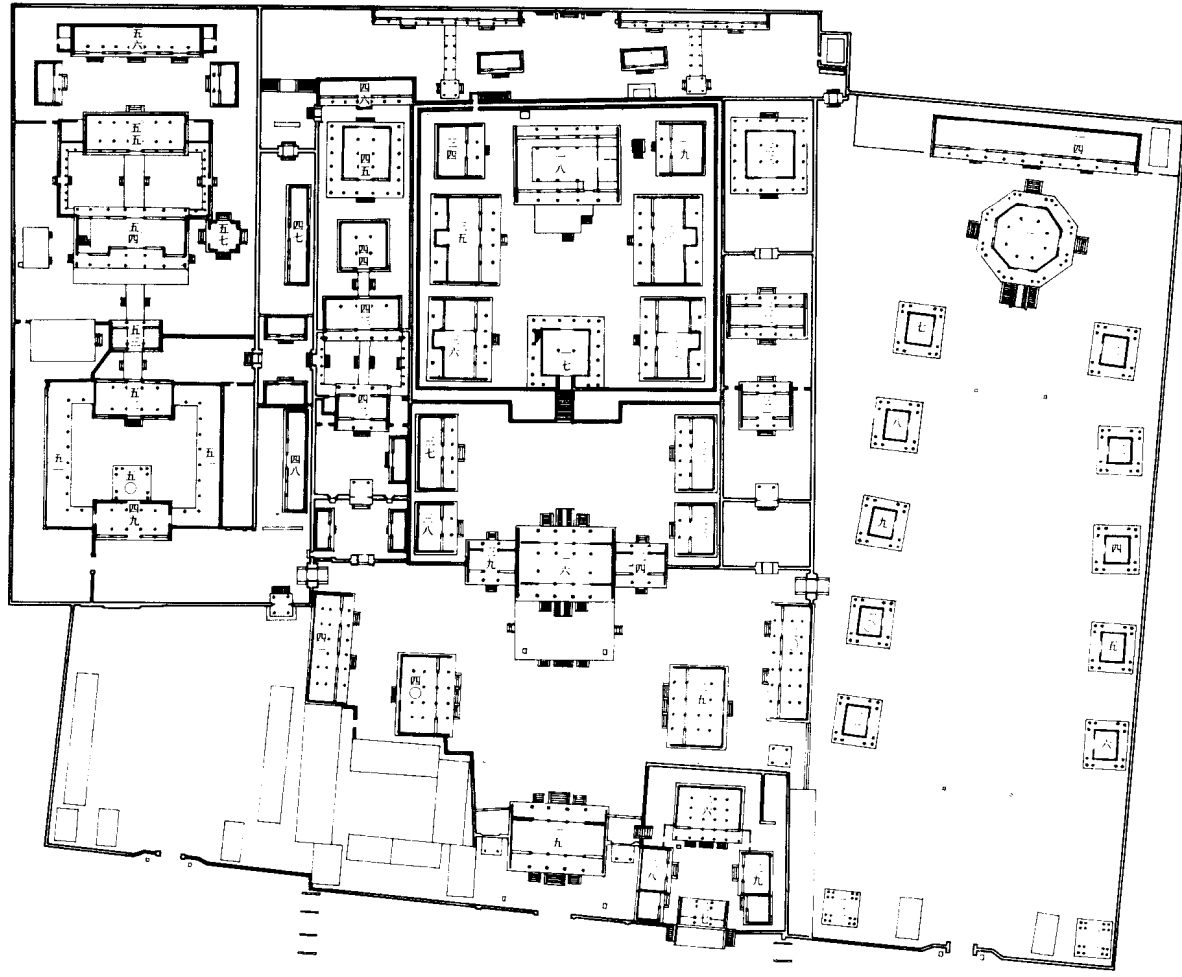
一 緒 論

瀋陽故宮是清王朝入關前的皇宮，也是乾隆以後清帝東巡謁陵時的盛京行宮，自肇建至最終完成歷經一百五十餘年。其宮殿建築的形成和演變，與滿族興起及其政權發展有着密切關聯（圖一）。

（一）後金初年都城宮闕的草創

滿族是生活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古老民族。先秦至明代，先後以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為族名。明代末年，女真人主要分為建州、海西、東海三部分，其中居住在遼寧東部和吉林東南部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除狩獵、採集等傳統生產外，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經濟也有較快的發展。然而，當時女真各部處於分散狀態，「互無統屬、各爭雄長，爭鬭不息」^{〔一〕}，嚴重影響本民族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在客觀上迫切需要形成統一的民族勢力。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萬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年），明建州左衛女真酋長努爾哈赤因父祖遭明軍誤殺，起兵征討讎敵尼堪外蘭，並進而開始了統一女真各部的大業。

圖一 瀋陽清故宮總平面圖



- | | | | | | | | |
|----|------|----|------|----|------|----|------|
| 三六 | 永福宮 | 三〇 | 東七間樓 | 二〇 | 關雎宮 | 一〇 | 鑲藍旗亭 |
| 三五 | 麟趾宮 | 二九 | 配殿 | 一九 | 配宮 | 〇九 | 鑲紅旗亭 |
| 三四 | 配宮 | 二八 | 配殿 | 一八 | 清寧宮 | 〇八 | 正紅旗亭 |
| 三三 | 敬典閣 | 二七 | 太廟門 | 一七 | 鳳凰樓 | 〇七 | 正黃旗亭 |
| 三二 | 介祉宮 | 二六 | 太廟 | 一六 | 崇政殿 | 〇六 | 右翼王亭 |
| 三一 | 頤和殿 | 二五 | 飛龍閣 | 一五 | 大清門 | 〇五 | 鑲白旗亭 |
| 三〇 | 東七間樓 | 二四 | 左翊門 | 一四 | 鑾駕庫 | 〇四 | 正白旗亭 |
| 二九 | 配殿 | 二三 | 日華樓 | 一三 | 奏樂亭 | 〇三 | 鑲黃旗亭 |
| 二八 | 配殿 | 二二 | 師善齋 | 一二 | 奏樂亭 | 〇二 | 左翼王亭 |
| 二七 | 太廟門 | 二一 | 衍慶宮 | 一一 | 鑲藍旗亭 | 〇一 | 大政殿 |
| 二六 | 太廟 | 二〇 | 關雎宮 | | | | |
| 二五 | 飛龍閣 | 一九 | 配宮 | | | | |
| 二四 | 左翊門 | 一八 | 清寧宮 | | | | |
| 二三 | 日華樓 | 一七 | 鳳凰樓 | | | | |
| 二二 | 師善齋 | 一六 | 崇政殿 | | | | |
| 二一 | 衍慶宮 | 一五 | 大清門 | | | | |
| 二〇 | 關雎宮 | 一四 | 鑾駕庫 | | | | |
| 一九 | 配宮 | 一三 | 奏樂亭 | | | | |
| 一八 | 清寧宮 | 一二 | 奏樂亭 | | | | |
| 一七 | 鳳凰樓 | 一一 | 鑲藍旗亭 | | | | |
| 一六 | 崇政殿 | 一〇 | 鑲紅旗亭 | | | | |
| 一五 | 大清門 | 〇九 | 正紅旗亭 | | | | |
| 一四 | 鑾駕庫 | 〇八 | 正黃旗亭 | | | | |
| 一三 | 奏樂亭 | 〇七 | 右翼王亭 | | | | |
| 一二 | 奏樂亭 | 〇六 | 鑲白旗亭 | | | | |
| 一一 | 鑲藍旗亭 | 〇五 | 正白旗亭 | | | | |
| 一〇 | 鑲紅旗亭 | 〇四 | 鑲黃旗亭 | | | | |
| 〇九 | 正紅旗亭 | 〇三 | 左翼王亭 | | | | |
| 〇八 | 正黃旗亭 | 〇二 | 大政殿 | | | | |
| 〇七 | 右翼王亭 | 〇一 | | | | | |
| 〇六 | 鑲白旗亭 | | | | | | |
| 〇五 | 正白旗亭 | | | | | | |
| 〇四 | 鑲黃旗亭 | | | | | | |
| 〇三 | 左翼王亭 | | | | | | |
| 〇二 | 大政殿 | | | | | | |
| 〇一 | 鑲藍旗亭 | | | | | | |

努爾哈赤創業之初，僅是擁有部眾數百人的酋長，居住之處與一般女真民宅無明顯差別。後經十餘年發展，勢力逐漸壯大，政務日益繁多，其飲食起居之處也有了相應變化。萬曆二十三年，朝鮮南部主簿申忠一曾到過建州女真統治中心費阿拉城（今遼寧新賓舊老城），在他的《建州紀程圖記》中，描述了位於內城中心的努爾哈赤之「家」。在以木柵圍成的圓形區域中，分為內外兩進院落。外院瓦頂大門一座，庭中客廳、鼓樓各一，另有瓦房兩座共六間，草頂「行廊」兩處共十一間。此應是努爾哈赤聽政宴客之處。中門里為內院，共有瓦、草頂平房樓房九座，主要供努爾哈赤及其家人居住^{〔2〕}。上述記載表明，這處「家」已與一般平民住宅有了顯著區別，不僅內宅建築的數量和質量超出普通民居，而且還包括鼓樓、客廳等具有公共建築特徵的設施，開始向宮殿性質的建築過渡。

公元一六〇三年，努爾哈赤將其統治中心遷至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老城），修築內外城郭，而關於城中宮室的建造，史書中未見詳細記載，但至公元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於此建立「大金」（史稱後金）政權，即位為「覆育列國英明汗」，《滿文老檔》、《清太祖實錄》中幾次提到他在城內「殿」、「宮」、「樓」等處的活動。既已建國稱汗，當然要有相應的宮殿制度，而且建築規模和水平應高於費阿拉之「家」。近年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對該城遺址中俗稱「金鑾殿」之處作發掘調查，得知此殿為面寬十二米、進深七米的三間青磚筒瓦建築，瓦當、滴水有花卉、獸頭裝飾，正脊兩端有獸頭陶吻^{〔3〕}。在當時經濟文化水平較低的女真山區，這種樣式的建築已具較高技術水平和裝飾等級，反映出後金初創之際宮殿的面貌。

天命六年（公元一六二一年），後金揮師西進，攻佔明遼東地區，隨即將都城遷至遼陽，汗王初居明遼東都司衙門，次年於舊城北側河畔山崗另築新城并營造宮殿。遼陽係遼東漢族居住區首邑，比之女真人世代生活的山區林地，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都有顯著差別，故後金統治者在此修建的宮殿也因受漢文化影響而有所變化。發掘調查表明，坐落於新城中心的宮區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八角殿，《滿文老檔》中稱之為「大衙門」，據其名稱及殘存遺蹟可知為八角形殿宇，內外立柱十六根，以黃綠兩色琉璃瓦覆蓋殿頂，又用六方形綠色琉璃磚鋪設殿內地面，在材料使用方面已參照中原皇家建築標準。努爾哈赤及后妃居住的宮，位於八角殿西約百米之處，建在外砌青磚的土臺之上，雖具體樣式

難以確知，但可證明此時辦理國事的殿與日常起居之宮已分處兩個區域，脫離了二者合一的初期形態，向中原皇家宮殿規制過渡，為日後營建瀋陽宮殿提供了基本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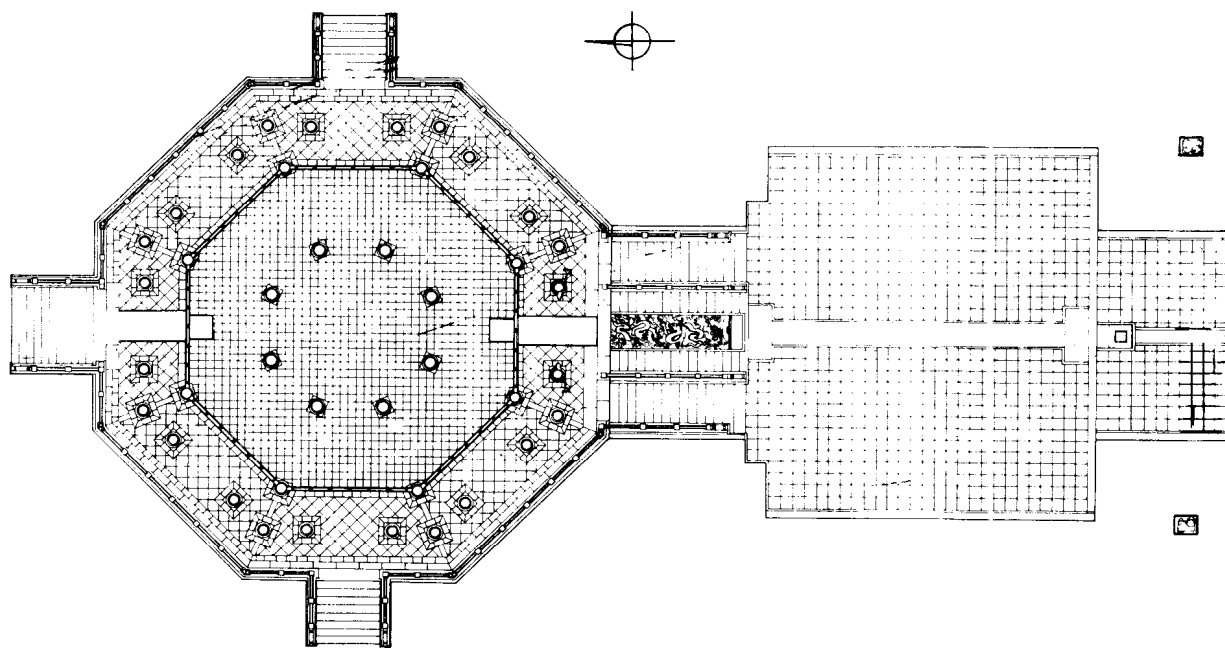
天命十年（公元一六二五年），努爾哈赤出於戰略考慮，決計放棄竣工不久的遼陽新城和宮殿，遷都瀋陽。是年三月初一日，他就此事諭示諸王大臣：「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於渾河、蘇克蘇河之上流伐木順流下，以之治宮室為薪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獸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四〕}本月初三日，車駕自遼陽啓行，次日抵瀋。

此次遷都事先無準備，數日內即作出決定并付諸實施，故新都宮殿衙署等均需重加蓋造。明代瀋陽為中衛城，規模遠不及遼陽，城內亦無可改作宮殿的大型官衙。據《滿文老檔》和康熙時繪《盛京城闕圖》記載分析，努爾哈赤遷瀋後所居之「汗宮」位於城內北側正中，係兩進的長方形院落。內院建於高臺之上，坐北朝南中宮三間，頂黃琉璃瓦鑲綠剪邊，東西廂房（配宮）各三間，用綠色琉璃瓦頂；前設內門一座，有臺階下通外院地面。各宮皆硬山出廊式，臺基高約二尺，明間開門，前有數級踏垛。與後來的宮殿相比較，這裡雖顯得狹小簡陋，但卻是迄今所知後金早期「汗宮」中面貌最完整的一處。瀋陽故宮內廷建築空間和平面布置與之有許多共同特點，琉璃裝飾的主要特徵也基本一致。可以認為，這座小規模的汗宮，為天聰年間營建大內宮闕提供了直接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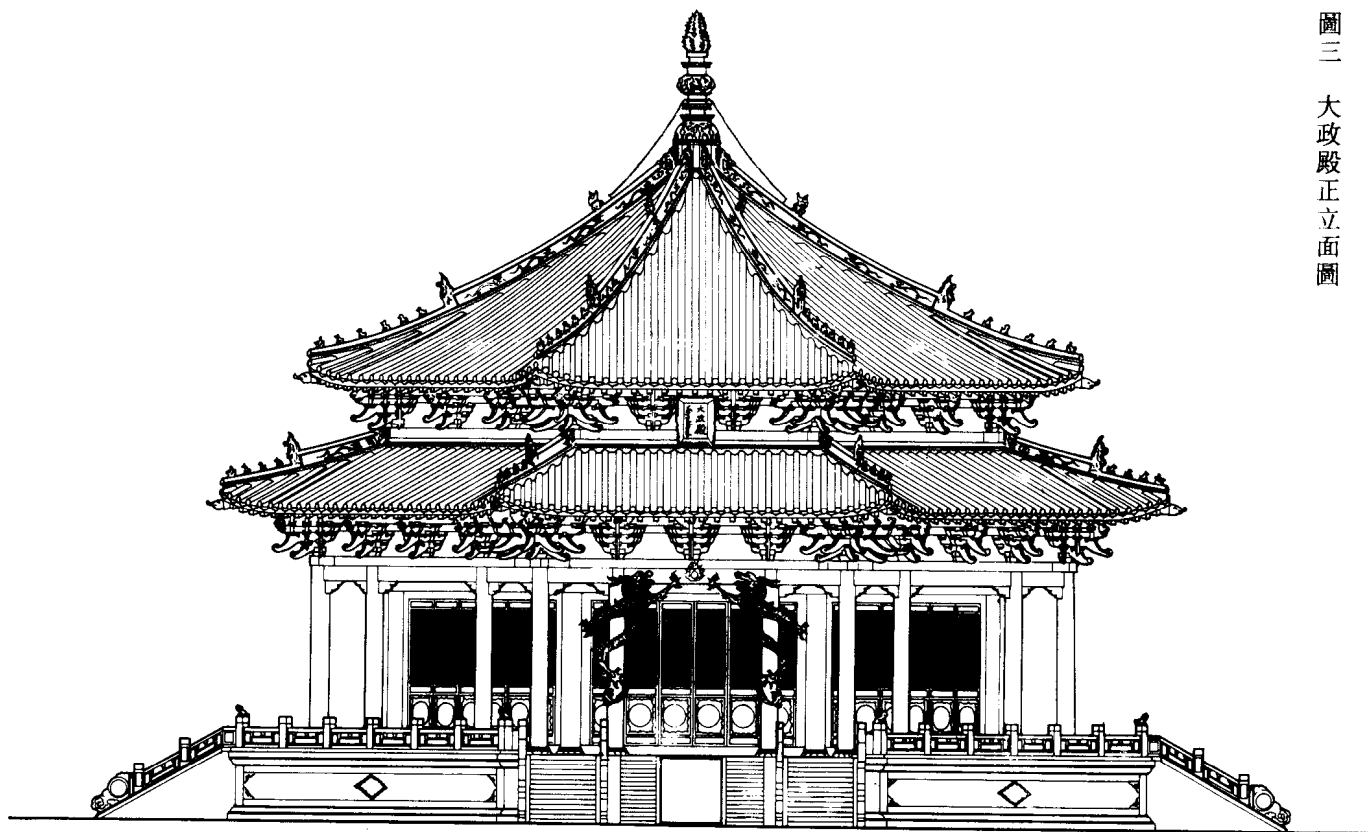
（二）瀋陽故宮早期建築的形成和使用

後金政權遷都瀋陽之初，即着手建造國家權力機關的辦公處所，興修汗宮的同時，選擇城內十字大街交叉點東南的位置，營建汗王與諸貝勒大臣議政的「大殿」。其建築模式以遼陽八角殿為藍本，施工進度較快，天聰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元旦朝賀時，《滿文老檔》中就有「諸貝勒大臣文武官員等五更末集於大殿」、「汗（皇太極）御殿落坐」的記載^{〔五〕}。根據東北地區氣候條件的特點，進入冬季（農曆十月以後）便不能再從事建築施工，故此大殿當於天命十一年九月底前即完工，說明它在努爾哈赤是年八月十一日病逝前已基本告竣。因此，這座大殿（後命名為大政殿）便成為瀋陽故宮現存建築中最早的一座（圖二、三）。此殿前東西兩側各有方亭五座，正黃、鑲黃、正紅、鑲紅、正白、

圖二 大政殿平面圖



圖三 大政殿正立面圖



鑲白、正藍、鑲藍八旗各一亭，餘二為左翼王亭和右翼王亭，合稱十王亭，與大政殿構成體現滿族政權特色的佈局。這種佈局的早期形式，天命四年五月就曾見於《滿文老檔》中〔六〕。天聰年間汗王率八旗貝勒出行時，也曾按與「二殿十亭」相同的形式安設帳幄〔七〕，證明這是後金國家中沿續已久的規制。因此，十王亭應與大政殿同期或略晚建成，亦屬瀋陽故宮最早期的建築。

瀋陽故宮大內宮闕部分建於清太宗天聰至崇德初年。當時並未在城北努爾哈赤汗宮的基礎上改建，而是安排在與大政殿隔街相望的城中心區域，東臨城內南北大街（通天街），北靠城內東西大街，基本符合帝王宮室位於京城中心的規制。

關於大內宮闕的修建過程，史書中未見直接記載，從《清太宗實錄》及清初有關檔案中可以看出，天聰六年以後，此處的主要建築多已付諸使用。因當時尚未正式命名，只是按其用途、位置分別稱為正殿、中殿、中宮、東宮、內廷門、宮門、中門、內樓、內殿、朝門等等。直至崇德元年（公元一六三六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依中原禮制登基稱帝，才正式給各主要宮殿命名。是年四月十三日《清太宗實錄》記：

定宮殿名。中宮為清寧宮、東宮為關雎宮、西宮為麟趾宮、次東宮為衍慶宮、次西宮為永福宮。臺東樓為翔鳳樓、臺西樓為飛龍閣。正殿為崇政殿、大門為大清門、東門為東翼門、西門為西翼門。大殿為篤恭殿。〔八〕

除此之外，宮殿區域內還有一些未正式命名的附屬建築，仍沿用舊有習慣稱謂，崇德二年，又於大清門前東西兩側各建牌坊一座，東曰文德坊，西曰武功坊，實為大內前庭的左右闕門。至此，瀋陽故宮早期建築全部竣工，直至順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清遷都北京，未有新的明顯變化。

瀋陽故宮自付諸使用起，即成為後金（清）軍機政務的最高決策中心，也是汗（皇帝）及其后妃日常飲食起居之處。清太宗皇太極在位的十幾年，正是滿族政權進入遼瀋地區後，經歷了適應和穩定，轉向迅速發展的歷史時期。由於皇太極注重吸收、借鑒漢族文化，完善各項政治制度，加強集權統治，促進了封建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在戰略上鞏固和擴大與蒙古諸部聯盟，招撫東海女真，同明朝爭奪遼西地區並最終取得勝利，為清朝入主中原做好了充分準備。瀋陽故宮早期建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形成並發揮着特殊的作用，各主要宮殿擔負着不同的使用職能。茲據崇德年間（公元一六三六至一六四

三年)《清太宗實錄》所記，擇要列舉如下：

大政殿(篤恭殿) 是舉行大型朝賀慶典筵宴、頒布詔諭及八旗諸王大臣議政之所。如：

二年六月甲子「上命集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集會於篤恭殿，會審(代善之罪)」。

二年七月壬午「以關雎宮宸妃誕生皇子，集文武群臣於篤恭殿，頒詔大赦」。

二年十月己未「萬壽節，上御篤恭殿。內外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三順王及朝鮮質子、文武各官上表稱賀」。

五年正月癸丑朔「辰刻，上御篤恭殿。(諸王大臣等)朝賀行禮畢，賜大宴」。

七年七月丙子「上御篤恭殿。諸王貝勒大臣率文武各官表賀克取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擊敗明十三萬援兵大捷。行慶賀禮畢，賜大宴」。

崇政殿 係皇帝御殿聽政的常朝之所，亦在此舉行禮賓等儀式。如：

四年八月辛亥「召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等並文武群臣集崇政殿，上御殿(訊問脫逃官員)」。

二年二月甲午「召土默特、鄂爾多斯貢使在崇政殿賜宴，召諸喇嘛至崇政殿賜宴」。

四年正月甲戌「上以第三女固倫公主下嫁科爾沁國額駙祁他特。是日和碩親王以下及滿洲、蒙古、漢軍官俱集崇政殿，上御崇政殿，大宴」。

清寧宮 是瀋陽故宮的中宮，即清太宗皇太極和皇后哲哲的寢宮，兼作內廷薩滿家祭神堂，亦於此接見、宴請貴族官員。如：

元年七月甲辰「鄂爾多斯部落土巴臺吉及其弟各攜家口來朝，賜宴於清寧宮」。

二年六月甲辰「召孔有德、耿仲明賜宴於清寧宮」。

六年四月甲寅「上召內院諸臣進清寧宮，命讀《元史》，諭曰……」。

此外，每年正月初一日清晨，皇帝都要在此宮祭神；遇公主下嫁、親王娶妻等場合，宴諸貴族女眷也在這裡。

關雎、麟趾、衍慶、永福四宮，分別為皇太極宸妃海蘭珠、貴妃娜木鐘、淑妃巴特瑪璪和莊妃布木布泰寢宮。用途較為單一，僅作為諸妃及其子女等飲食起居之所。

翔鳳樓(鳳凰樓) 因位於內廷區域，常供帝后小憩及召見官員之用。如：

元年五月庚午「上以出師證明，御翔鳳樓，召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等分列左右(傳

諭」。

元年六月己卯「上御翔鳳樓偶寢……」。

元年十一月癸丑「上御翔鳳樓，集諸親王、郡王、貝勒、固山額真、都察院官，命弘文院大臣讀大金世宗本紀……」。

大清門 係大內宮闕正門，但并非只起分隔內外的通道作用，有時也用於禮儀活動。如：

二年八月庚戌「上御大清門，文武陞轉各官謝恩，次喀爾喀部落上謝圖汗（及其他蒙古台吉、貝勒）朝貢使臣上表行禮」。

七年十月丁巳「聖躬違和，肆大赦。凡重辟及械擊人犯令集大清門外，悉予寬釋」。以上為崇德年間主要宮殿使用的基本情形。由於當時尚未建立如中原王朝那樣完備的典章制度，在宮殿使用方面仍保留着某些滿族民間的傳統習慣，這也正是與其建築風格相適應的民族政權特色。

（三）乾隆時期的增建及功能的轉化

順治元年清遷都北京後，盛京（瀋陽）被定為國家的「陪都」，仍受到清朝最高統治者的特殊重視。宮殿由盛京內務府和工部負責管理修繕。因入關初年國內政治經濟局勢尚不穩定，難以支付大規模維修開支，故祇對主要宮殿做搶救性保養修繕，不僅沒有增添新建築，還有拆除附屬建築以解決維修材料短缺的現象。順治元年至乾隆十年（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七四五年）的一個世紀中，瀋陽故宮基本上是作為「國初舊蹟」予以保護，其間清聖祖玄燁曾三次回盛京親謁祖陵，均入故宮觀覽憑弔並有賜宴閱射等活動，但既未入寢宮駐蹕，也沒有對這裏的建築作明顯變動。

乾隆八年九月，清高宗弘曆初次東巡盛京展謁三陵，禮成後入故宮駐蹕。當時清王朝的統治已進入興盛時期，弘曆又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主，因而在親見祖先宮殿規制儉樸，慨嘆肇基創業艱難之餘，頗有擴充增飾之意。初命重葺飛龍、翔鳳二閣，回鑾京師後，又傳旨將貯於內閣的清歷朝《實錄》移往盛京故宮尊藏。當具體落實此事時，承辦官員奏報，瀋陽故宮內難以找到適合長期存放這些國典秘籍的場所。有鑒於此，乾隆十

年冬皇帝傳旨，命於盛京宮殿興修「敬典閣等處工程」，次年春正式動工，歷時近三載，至十三年秋竣工。這項大規模的工程，新建、改建宮殿樓閣等建築四十餘所，使瀋陽故宮的建築規模、使用功能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此次新建宮殿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是行宮。位於舊日崇政殿至清寧宮一路兩側，包括供皇太后駐蹕的東所和供皇帝后妃駐蹕的西所，是為解決東巡祭陵在盛京城停留期間帝后無適當住所而建。因這裏雖有人關前舊宮，但由於多年空閑以及出自對先皇的尊敬，後世皇帝不便當作行宮使用，而東巡謁陵已定為國家的重要禮儀，為日後駐蹕之需，故有行宮之建。其東所主要建築為頤和殿和介祉宮，分別為皇太后受朝和寢居之所，但建成後僅乾隆十九年（公元一七五四年）和道光九年（公元一八二九年）兩次東巡有太后同行，故實際使用時間極短。西所建築略多，迪光殿是皇帝處理政務和召見官員之所，兩側配殿（乾隆四十三年添建）供隨駕內閣、部院及軍機處官員值班辦公用。保極宮為皇帝寢宮，單獨召見地方大員等亦於此。繼思齋係隨駕后妃居住之處。行宮建成後，乾隆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嘉慶十年（公元一八〇五年）、二十三年、道光九年先後有三位皇帝六次東巡駐蹕於此。

二是「尊藏」、「供奉」專項藏品的樓閣。其中以敬典閣、崇謨閣最為重要。敬典閣專貯清代皇室族譜《玉牒》。乾隆九年玉牒館奉旨照會禮部「自順治十八年起至今共纂修九份玉牒，現應一併送往奉天尊藏，以垂永遠。嗣後每次纂修玉牒，俟告成後將禮部尊藏一份均照此例恭送奉天尊藏，俟命下之日永為定例」〔九〕。是年九月得旨允准。十五年十月正式送《玉牒》入閣，此後歷次續修皆循制恭送入藏，至清末閣內共貯順治至光緒歷年所修《玉牒》黃、紅檔三百八十七包。崇謨閣專存放清歷朝實錄、《聖訓》之用。乾隆四十三年正式將前五朝所修者入藏，此後至光緒歷朝依制續送，至清末共存清太祖至穆宗朝滿、漢文實錄一千五百一十三包，《聖訓》三百八十四包。與之同貯的還有《滿文老檔》、《滿洲實錄圖》等清入關前官修史籍。此外，移改早期建築翔鳳、飛龍兩閣，分別為行宮宮殿御用陳設品庫和清代諸帝御用武備庫；翻改建早期附屬建築而成的日華樓、霞綺樓、師善齋、協中齋為收存宮內雜品的庫房，東七間樓和西七間樓分別為瓷器庫和書籍墨刻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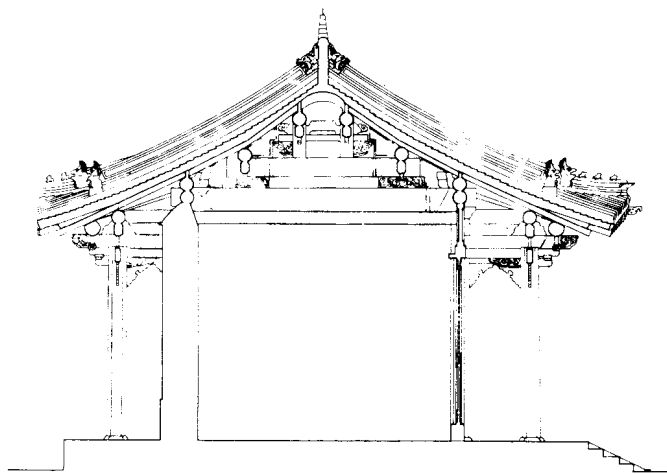
乾隆初年對瀋陽故宮的增修和改建，使其原有「先皇舊闕」的性質發生了新的變化。

這裏不僅保留着太祖、太宗時期主要宮殿，而且增加了皇帝出關謁陵時的行宮和收貯國史秘籍、御用文物的樓閣。使用功能的擴大既提高了其存在價值，也更利於建築的保護和維修。同時，由於東巡駐蹕有了固定處所，皇帝在此期間的禮儀活動也進一步正規化、制度化，早期主要宮殿被重新利用。自乾隆帝首次東巡起，凡清帝謁祭祖陵在盛京宮殿停留期間，均要在清寧宮舉行薩滿祭典，在崇政殿舉行謁陵禮成慶賀典禮，在大政殿舉行有隨駕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員、八旗耆老等參加的盛大筵宴。這三項儀式都載入清代《會典》和《大清通禮》中，使早期宮殿的使用功能在新形式下得以延續。乾隆年間，弘曆命從北京調撥大批宮廷文物至此收藏，使昔日殿閣一空的舊宮成爲清代著名皇家文物收藏所之一。

乾隆四十三年清高宗第三次東巡盛京，傳旨恢復陪京舊有壇廟之制。維修了天壇、地壇和堂子，但原在城東門外的太廟時已不存，遂命將其移建於大清門之東的三官廟舊址，三年後竣工，但並未按常例供奉帝后神主，而瘦是將京師太廟撤出的清歷代帝后玉寶玉冊送入「恭藏」，每次皇帝駕幸盛京皆詣廟焚香行禮。至清末共存寶、冊各三十二份。這處「太廟」實際上也相當於貯藏專項文物之所。

瀋陽故宮最後一期建築形成於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興建緣起是爲在此收藏《四庫全書》。此書乾隆三十七年始修，四十六年基本完成。皇帝命抄寫七份分貯南北各地藏書樓中，其中盛京故宮中的一處名文溯閣，建造地點選在大內宮闕之西。乾隆四十六年動工，但工程完竣後建成的並不僅是一座藏書樓，而是構成瀋陽故宮西路的一百餘間新宮殿，從佈局和使用上可分爲兩個相對獨立的區域。一是文溯閣，包括宮門、文溯閣、碑亭、仰熙齋、九間殿及附屬的配房、值房、遊廊等。乾隆四十八年《四庫全書》入藏閣中，共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萬八千多冊。另一個區域以戲臺爲中心，前有供皇帝賞戲、讀書的嘉蔭堂，中有戲臺，後有扮戲房，左右合以圍廊。嘉慶、道光帝東巡時，曾於此賜宴賞戲，兩廊即爲王公大臣列坐之處。這批宮殿的建成不僅解決了藏書之需，而且爲皇帝駐蹕行宮期間的休憩遊賞提供了新的場所。

至此，瀋陽故宮形成太祖、太宗、高宗三朝建築共存，東、中、西三路並列的格局。總佔地面積六萬餘平方米，共有各式建築一百餘座、四百餘間。現存的瀋陽故宮古建築群便是這種一百多年間形成的積累式面貌。



圖四 十王亭橫剖面圖

二 東路多民族建築藝術的成功之作

(一) 別具一格的平面佈局

瀋陽故宮這座宏偉的宮殿建築羣，在平面上分為東路、中路、西路三個區域，而其中建築年代最早，平面佈局最具特色的當首推東路建築。

東路建築的平面佈局別具一格。這組建築由大政殿、十王亭（圖四）、鑾駕庫、奏樂亭組成，主要建築建成於努爾哈赤時期。該組建築沒有採用傳統的院落式平面佈局，而且將十王亭沿大政殿的中軸綫呈八字形對稱排開，形成一個梯形廣場，大政殿前的御路縱貫南北，成為這組建築的軸綫。十王亭的排列再現了清初「八旗」制度。當時凡部隊出征時，首領居中，由親兵護衛，將士分立左右兩翼前，每翼各設一王，領導所屬四旗前進，加兩翼各一王亭，故有十王亭。其排列順序是東側「左翼王亭」及「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亭，西側「右翼王亭」及「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亭。經過對這組建築的平面測量，發現十王亭的排列十分科學，不僅兩列亭子由北向南逐漸展開，而且每列亭子由北到南由密變疏，這一微妙變化，使這組建築羣的外部空間極為豐富。

當你站在這組建築的南端，北望大政殿，由於兩列亭子的收攏及前面亭子的變密，在視覺上增加了空間深度，由於深度感的增加，此時的大政殿給你的感覺要比無十王亭時體量更大，更宏偉，更深遠。有限的空間通過平面佈局的微妙變化得以擴大。當汗王在大政殿向南望時，這種佈局校正了透視所產生的收縮效果，又使前面的廣場更覺寬敞，與君王（汗王）的博大胸懷相吻合，這種佈局可以說是科學地利用了「透視改正」的原理。

由於兩列亭子沿大政殿的中軸綫呈八字形對稱排開，兩列亭子軸綫的延長綫相交於大政殿的主軸綫即東路的中軸綫上，加上建築佈局的對稱，給人以極強烈的導向感。當臣下、使者去朝見汗王，向大政殿走去時，空間上給人一種極大的約束，使你不能破壞這種對稱的格局，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沿着中軸綫向前走。天子獨尊，高高在上的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種佈局的產生絕非建造者主觀臆造，而是與當時後金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密不可分。努爾哈赤從征服女真各部到對明作戰而進入遼瀋地區，始終處於戰爭狀態。從文獻記載看，後金統治者過着軍旅生涯，戎馬倥傯，一般多居於帳篷之中。帳篷是一種可隨時拆遷的臨時建築，平面多呈圓形，外形與蒙古包相類似。當從事宮殿建造的時候，這種軍帳的形式勢必對其產生影響。八角形是接近圓形的多邊形，且又含「八」字，可寓意「八旗」，因此無論是遼陽的東京城，還是瀋陽的盛京城宮闕內均建八角形的攢尖頂殿堂。

十王亭作為八旗的辦事機構出現在大政殿兩側為遼陽東京城所沒有，其產生的原因是由「天幕」演變而來。努爾哈赤舉凡遇軍國大事或宴饗八旗王公，往往於「殿之兩側，張天幕八，八旗之諸王於八處坐。」〔一〇〕這種「天幕」就是一種帳幕，為臨時性建築物，後來隨着後金國勢的增強，八旗地位的提高以及建築規模的擴大，遂產生了在建造汗王聽政的大殿的同時，於其兩側建立八旗王公辦事機構的現象，成為清初君臣合署辦公在建築上的反映。

瀋陽故宮東路建築的這種佈局，在《乾隆御製詩》中有這樣的描述：

大政居當央，十亭兩翼張。

八旗皆世胄，一體匯宗璜。

它充分反映了清初八旗貴胄與汗王「一體匯宗璜」創立軍國大業的歷史情景及乾隆皇帝對東路建築的推崇和喜愛之情。

東路建築這種佈局方法，打破了中國傳統院落式平面佈局方式，內部空間不再分割，在大政殿前形成一開敞的大空間，氣魄恢宏，在中國建築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與歐洲的建築空間處理方法則有許多相似之處。

（二）單體建築的對立統一

東路建築羣在平面佈局上突出了大政殿的中心地位，單體建築更襯托出大政殿的宏偉壯觀。但它們又是對立統一的，整組建築非常和諧統一，相得益彰。

這組建築的主體建築大政殿無論從體量上還是從形式及裝飾藝術上與其它單體建築